



南开跨文化交流研究丛书

葉嘉莹 著

葉嘉莹 谈词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跨文化交流研究丛书

葉嘉莹谈词

葉嘉莹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嘉莹谈词 / 叶嘉莹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3.4

(南开跨文化交流研究丛书)

ISBN 978-7-310-04131-2

I. ①叶… II. ①叶… III. ①词(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1108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230×170 毫米 16 开本 15.5 印张 2 插页 217 千字

定价:36.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说 明

一、本书是葉嘉莹先生历年著作中词学理论论述的原文摘录,由于体例及篇幅所限,个别摘录片段难免有取其一点不及其余之处,因此我们在每段摘录后都标出了原文出处及页数,以便读者参阅其全篇。

二、本书摘录书目中的 16 本专著,只是先生著作中涉及词学理论的一部分,书中篇目最早的发表于 1970 年,最近的发表于 2008 年,论文与演讲则是近期新作未及发表或已发表而未结集成书者。

三、限于各人之阅读视野与理解深度的不同,我们摘录的这些零金碎玉和所做的简单归纳分类目录恐不足以完整地概括先生的整个词学理论体系,我们的初衷只是为想要了解这个理论体系的读者提供一点方便而已。

四、本书仅收录先生词论中较为宏观的论点,先生论及具体词人词作的内容拟另外结集成册。

五、参与此书之编录者为葉嘉莹先生目前正在南开大学的部分弟子,名单如下(按姓氏音序排列):安易、曹利云、黄晓丹、可延涛、李东宾、陆有富、靳欣、任德魁、汪梦川、熊烨、张静。

目 录

本体论	1
词的美感特质	3
言外意蕴	20
弱德之美	30
诗词之别	35
词曲之别	48
 批评论	 49
传统词学批评	51
清前期词学之困惑	51
浙西派词论	56
常州派词论	60
王国维词论	71
其他词论	101
西方文艺批评	105
诠释学	106

现象学	113
符号学	117
新批评	128
接受美学	130
女性主义	143
解析符号学	156
意识批评	162
 词史论	 165
词的演进历程	167
歌辞之词	186
诗化之词	190
赋化之词	198
词与世变	205
词与性别	216
 其他	 233
 摘录书目	 241

本 体 论

词的美感特质

一

早期的小词，原是文士们为当日所流行的乐曲而填写的供歌唱的歌辞，这一类“歌辞之词”，作者在写作时既本无“言志”之用心，因此黄山谷乃称之为“空中语”，这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我在《传统词学》一文中之所言，这类本无“言志”之用心的作品，有时却反而因作者的轻松解放的写作心态，而于无意中流露了作者潜意识中的某种深微幽隐的心灵之本质，而因此也就形成了小词中之佳作的一种要眇深微的特美。（《词学新论》页 59）

二

要想真正衡定词这种文类本身的意义与价值，我们自不能忽视《花间集》中对于美女与爱情之叙写所形成的词在美学方面的一种特殊的品质，以及此种特殊的品质在以后词之演进和发展中所造成的一种特殊的影响。（《词学新论》页 62）

三

究竟是由于什么样的因素,才使得这些艳歌小词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竟使得当日的士大夫们乃甘冒礼教之大不韪,虽在极强烈的矛盾和忏悔中,也终于投向了对这类小词之创作与评赏的呢?关于此一问题,我们所可能想到的最简单且最明显的答案,大约可归纳为以下两点:其一可能是由于小词所配合来歌唱的音乐之美……其次则可能是由于当日的士大夫们,在为诗与为文方面,既曾长久地受到了“言志”与“载道”之说的压抑,而今竟有一种歌辞之文体,使其写作时可以完全脱除“言志”与“载道”之说的压抑和束缚,而纯以游戏笔墨作任性的写作,遂使其久蕴于内心的某种幽微的浪漫的感情,得到了一个宣泄的机会。(《词学新论》页64~65)

四

小词之所以特具强大之吸引力者,实在更可能由于经过了写作和评赏的实践,这些士大夫们竟逐渐体会到了这一类艳歌小词,透过了其表面所写的美女与爱情的内容,竟居然尚具含有一种可以供人们去吟味和深求的幽微的意蕴和情致。只不过这种意蕴和情致,就作者而言既非出于显意识之有心的抒写,就读者而言也难于作具体的指陈和诠释,有些词学家如常州词派的张惠言,可以说就是对此种幽微之意蕴颇有体会的一个读者,但他却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想把这种幽微的意蕴,都一一加以具体的指述,于是遂不免陷入于牵强比附之中而无以自拔了。至于《人间词话》的作者王国维,当然也是对小词中这种幽微深隐之意蕴深有体会的一位读者,所以他一方面虽批评张惠言的比附之说为“深文罗织”,但另一方面也曾经用“成大事业、大学问”之“三种境界”来评说晏殊等人的一些小词。他之较胜于张惠言者,只不过是未曾将自己的说法指称为作者之用心而已。(《词学新论》页65~66)

五

过去的词学家们之所以会对于词之雅郑的问题，词之比兴寄托的问题，词之本色与变格的问题，词在诗化和赋化以后当如何加以评赏和衡量的问题，张惠言与王国维二家说词之以不同的方式重视言外之感发的问题，不断地产生种种困惑和争议，私意以为盖皆由于旧日的词学家，不敢正视花间词中之女性叙写，未尝对之作出正面的美学特质之探索的缘故。（《词学新论》页113~114）

六

小词中所叙写的闺房儿女的相思怨别之情，果然具有一种可以使读者产生对贤人君子不得志于时者的幽约怨悱之情的联想。这种微妙的作用，原是艳歌小词所内含的一种特殊的美学特质，与传统诗歌中的有心为之的比兴寄托之作原有着很大的差别。（《词学新论》页136~137）

七

殊不知苏、辛词之佳者，原来也都在其能于超旷豪放中，而仍具有一种含蕴深远耐人寻绎的属于词之特美。只不过由于苏、辛二人之达至此种特美之境界，主要乃在其情意之本质，而不重在安排之技巧而已。（《词学新论》页156）

八

所谓“要眇”者盖专指一种精微细致的富于女性之锐感的特美。此种特美既最适于表达人类心灵中一种深隐幽微之品质，而且也最易于引起读者心灵中一种深隐幽微之感发与联想。只不过这种特质在词之不断的演进

中，又曾逐渐形成了几种不同的情况：在五代宋初的歌辞之词阶段，作者填写歌辞时，在意识中既往往并没有言志抒情之用心，故其表现于词中的此种特美，遂亦往往只是作者心灵中一种深隐幽微之品质的自然流露。因此这一类词遂亦往往可以给读者一种最为自由也最为丰美的感发与联想。这可以说是属于词之第一类的“要眇”之美。至于在苏、辛诸人的诗化之词中，则作者虽然在意识中已有了言志抒情的用心，然而由于作者本身之修养、性格、志意和遭遇的种种因素，因而遂形成了一种曲折深蕴的品质，而且在抒写和表达时，其艺术形式也足以与其内容之曲折含蕴之品质相配合。所以虽在超旷和豪迈中，便也仍能具有一种深隐幽微之意致。这可以说是属于词之第二类的“要眇”之美。至于周、姜、史、吴、王诸家的赋化之词，则往往是以有心用意的思索和安排，来造成一种深隐幽微的含蕴和托喻，这可以说是属于第三类的“要眇”之美。（《词学新论》页166）

九

《伯夷列传》真是写得隐约幽微，他有很多真正要说的话都没有说出来，往往是中间说了一半就断掉了，然后用一个疑问来做结尾。而这种章法就是张惠言所说的“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他没有办法完全表白出来。同样，有这种感情写出来的词才是好词。（《陈曾寿词中的遗民心态》，未刊演讲稿）

十

陈曾寿的感情，他为什么不能解脱？为什么以一个汉族人要忠于满族？都已经革命了，他为什么依旧要忠于那个帝制的满清？而且溥仪已经被日本人挟持到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他为什么还追随溥仪到了伪满洲国？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大家从来不讲他的诗词，就像那天我讲汪精卫，大家说汪精卫是“汉奸”，所以也从来没有人讲汪精卫的诗词。可是以词来说，这些人，正是因为他有很多“贤人君子幽约怨悱”的感情，他有很多不得

己的地方，所以反而形成了其词的一种特殊美感。（《陈曾寿词中的遗民心态》，未刊演讲稿）

十一

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冯延巳、苏东坡、辛弃疾的词，还是汪精卫、陈曾寿的诗词，很多作品都有一种不得已的感情，我们要知道他们的不得已，而小词之所以妙，正在于此。（《陈曾寿词中的遗民心态》，未刊演讲稿）

十二

诗词当然都有好的作品，但是词更适合于写一种不得已的感情。所以张惠言就说，词可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张惠言论词表面上看起来牵强附会，但是他真正掌握了词的一种很微妙的地方。他说词可以写出贤人君子幽深的、隐约的、哀怨的、悱恻的而且是不能说出来的一种感情。不能说出来怎么样？你就用词来表现，所以写得如此低回，如此婉转，如此深微要眇。（《陈曾寿词中的遗民心态》，未刊演讲稿）

十三

我们举了很多古人的作品，从五代两宋举起，现在举到陈曾寿，你就知道好词是如此的，那真是奇妙！所以王国维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我向来不愿意说这句话。就是说一个人要经过很大的患难，而且真的是幽约怨悱，把他说不出的感情用小词来表现，才能写出最微妙的作品。（《陈曾寿词中的遗民心态》，未刊演讲稿）

十四

很多人认为中国这些小词，都写风花雪月，有何内容可言？可是就是这

些风花雪月的小词，才真的表现出了一个作者、一个诗人的心情、品格、经历和对人生的体验，读这些小词往往比看那些满纸仁义道德的大块文章更能使你感动。（《北宋名家词选讲》页36）

十五

词的内容和形式结合起来形成了词的美感。哪里有一个停顿，哪里增加一个姿态，这都与词的美感有很密切的关系。后来的人不懂，他们认为只应按文法标点，文法上都通了，却不知道这样一来就把词的美感给破坏了。……（姜夔《扬州慢》）你如果念成“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就显得比较笨，比较死板和生硬。要是你念成“念桥边，红药年年”，停顿在“年年”这里，再接以“知为谁生”，就有一种情韵的荡漾，里面包含着沧桑的悲慨。（《北宋名家词选讲》页141）

十六

中国自古有这样的托喻是不错的，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屈原是有心的，曹子建是有心的，温庭筠是有心的还是无心的？流行的歌词本来就是写美女和爱情，温庭筠写歌词，写美女和爱情，是很平常的事情，不见得是用心托喻的。现在发生了一个很微妙的现象，所以很多人讲温庭筠的歌词，就用屈原的那种类型，或是曹子建的类型来讲，说是“男子作闺音”的托喻“古已有之”。可是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分别，屈原、曹子建是有心的，而温庭筠未必是有心的。（《爱情与道德的矛盾和超越——谈词学的发展过程》，未刊演讲稿）

十七

美女和爱情与道德有了矛盾，所以就有人出来辩护，说写的不是美女和爱情，温庭筠是“感士不遇”，韦庄是怀念故国，留蜀后思念唐朝。果然有这种喻托吗？屈原是果然有的，曹子建是果然有的。可是小词的妙处在于不

能确知,因为它本来就是歌词,歌词就是写美女跟爱情。有两个原因使小词有了这种可能性:一个是双重性别,一个是双重语境。双重性别就是,温庭筠本来是男子,可是他写的歌词是用女子的心情来写的,他不见得是有心的托喻,读者在接受的时候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接受的信号灵不灵呢,其中也不是没有道理。张惠言只是说他有这样的意思,但没有明确地给出诠释为什么有这样的意思。(《爱情与道德的矛盾和超越——谈词学的发展过程》,未刊演讲稿)

十八

这种重神不重貌的评赏态度,在对“词”的评赏中,比对“诗”的评赏尤为重要。……如果只从“貌”这一方面来讲,“词”的伦理价值有时就似乎颇有疑问了。可是,有一件值得注意的有趣的事,那就是惟其因为“词”之写作,在早期词人的意识中,并不需存有“言志”的用意,所以有一些作者却反而在这种并不严肃的文学形式中,偶然无意地留下了他们自己心灵中一些感发生命的最窃眇幽微的活动的痕迹,这种痕迹常是一位作者最深隐也最真诚的心灵品质的流露,因此也就往往更具有一种感发潜力。这一类作品,纵然在外貌上所写的只是一些并不合于伦理价值的情诗艳词,可是就其本质所能带给读者的影响而言,有时竟能唤起读者心灵中某种崇高美好之意念,而引起一种正面伦理的感发。这正是五代、北宋一些品质最好的词人所曾经达到的最高的成就。(《迦陵论词丛稿》〔代序〕页10~11)

十九

词之以深微幽隐富于言外之意蕴者为美的这种美学品质之形成,原来也就正因为早期令词之发展中,有些作者曾经各以其内心的某一点“难言之处”,于无意中结合进入了小词的叙写之中的缘故。即如温庭筠的仕宦不偶的才人失志之悲,韦端己的身经亡国乱离的死生离别之痛,冯延巳之深感知国势岌岌而不能有所匡救的危苦烦乱之心,甚而降至南宋的豪杰词人辛

弃疾之壮志难酬而历经挫折的苍凉沉郁之怀，凡此种种，若从广义的眼光来看，实在都可以说是有一种“难言之处”。（《清词丛论》页65～66）

二十

朱（彝尊）氏在前一篇序文（《〈红盐词〉序》）中，既曾提出词是“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可是在后一篇序文（《〈紫云词〉序》）中，他却提出词“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这其间的矛盾，是显然可见的。……事实上是，朱氏这两段看似矛盾的序文，原来却分别关系着词之美学特质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早期的歌辞之词，原是“宴嬉逸乐”之作，这本是不错的；其可以于无意中反映出一些“不得志于时”的贤人君子们的潜隐的心态，也是不错的。朱氏的两篇序文，虽然原带有酬应之性质，因此遂不免因其写作之对象及写作之时地的不同，而提出了两种看似矛盾的说法。但这两种说法却实在也正反映了词之一体两面的一种美感特质。（《清词丛论》页109～111）

二十一

当词要写一种弱势的、被损害、被侮辱的感情时，词体是更容易、更适合写这种感情的，这是很微妙的。（《清词丛论》页262）

二十二

既然有这么多道德、文章、功业不可一世的人物都加入了写词的行列，于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大家就逐渐发现：这些写美女和爱情的曲子，果然是有高低的不同，有雅俗的不同，有深浅的不同！（《从西方文论看花间词的美感特质》，《迦陵说词讲稿》页14）

二十三

词之所以受到文人们的喜爱,还不仅仅是由于它的曲调之美和摆脱了传统礼教的约束,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形成了不同于诗的一种特质。(《从西方文论看花间词的美感特质》,《迦陵说词讲稿》页 22)

二十四

小词也是如此,它本是配合隋唐之间一种新兴音乐来演唱的流行歌曲,并没有什么深意,然而当它落到诗人文士的手里之后,在他们的潜意识之中不知不觉地就达成了这种微妙的结合,形成了一种双性的人格和双性的品质,所以才使得小词产生了引起读者丰富联想的可能性。(《从西方文论看花间词的美感特质》,《迦陵说词讲稿》页 40)

二十五

小词的好坏在神不在貌,是在它精神品质表现了什么,而不在它的外表写的是什么。(《谈中国诗词文本中的多义与潜能——一九九四年冬在南开大学七十五周年校庆学术报告会上的讲演》,《迦陵说词讲稿》页 56)

二十六

词有雅、郑之分,在它精神的品质而不在它的外表写了什么。同样写美女,同样写妆饰,同样写相思,而其中果然有深浅广狭高低之不同。(《谈中国诗词文本中的多义与潜能——一九九四年冬在南开大学七十五周年校庆学术报告会上的讲演》,《迦陵说词讲稿》页 68)